

葉夢麟著

松陽方言攷

附：古音鱗爪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葉夢麟著

松陽方言攷
附：古音鱗爪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臺一版



松陽方言考

附：古音鱗爪

平裝一冊基本定價壹元正

(郵運滙費另加)

著者 葉夢麟

發行人 熊鈍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本書局登記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印刷處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 己華

松陽方言攷

楊雄訓纂
太炎文始
轉變會通
踵於風軌

陳誠題



松陽方言攷序

往嘗閱先哲載籍，有言文字之源，本出於言語。我國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於黃河流域一區，其時言語與文字，尙趨一致。至周代文化四播，則黃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吳越江淮之族，受中國之文字感化，而各習之以方言，於是言文始分。厥後外族憑陵，北人南漸，而南北方言，又經數度之交和云云。其言我國言文離合之原因，及各地方言隨文傳播之趨向，而彼此有相同者，已昭然若揭，特偏於理論耳。甲申初夏，鄉同學葉子芝生，出示所著松陽方言考，共分古晉古語方言三章。就松陽現代語言，證諸唐虞三代以來古語，及秣陵歙浦方言，多相脗合。其內容窮流竟源，疏舉鑿鑿，洵非末學膚受者可道隻字；而向之所聞理論，今得實例以證明之，益知先哲見理之明而葉子治學之篤也。異日好學之士，倘能志葉子之志，踵起研究，各就一隅方言，考據其音韻源流，裒成全國方言考一書，以餉後學，則葉子先河之導，厥功不淺矣。瀏覽既竟，聊書數語，以弁簡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同里學弟吳雲庵序於行京新橋石碧山寓廬

自序

山川修阻，語有方俗之殊，一物多名，言有古今之異，此爾雅之所由作也。迄漢揚雄，復著方言。自時厥後，代有述者。松陽僻處浙南萬山中，語言殊異，百里外即不可通，人或疑其爲南蠻馱舌之言。然細考之，實多唐虞三代以來遺音。爰於案牘餘閑，疏舉一二，爲古音左證，以質方家。非敢希爾雅之前矩，步子雲之後塵也。甲申九月浙江松陽葉夢麟序於重慶。

松陽方言攷 目錄

古音第一 一

古語第二 一三

方言第三 一六

附：古音鱗爪 一九

松陽方言攷

積誠叢書之三

古音第一 古無四聲，不分清濁，今從之。

「下丁一丫」松俗讀若「戶」^ㄩ，古音也。毛詩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鄭箋：「下，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蓋與下文：「誰其尸之，有齋季女」，之女字協。若讀「下」爲「丁一丫」，則不協矣。易乾象：「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下與普協。大過象：「柔在下也，過以相與也」。下與與協。咸象：「亦不處也，所執下也」，下與處協。「下」，均讀「戶」。

「來力𠂔」松俗讀若「梨力一」。冰臺所撰「千古元音閩語存」，閩語來曰里，古音也。毛詩終風：「終風且霾，惠然肯來」，鄭箋：「來，協韻多音梨，他放此」。蓋與下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之思字協。若「來」讀爲「力𠂔」，落哀切，則不協矣。易益象：「偏辭也，自外來也」，來與辭協。太公兵法黃帝語：「日中不𤇗，是謂失時」，之時期等字，與來字協。來亦均當讀梨。

「沒有」，四川兩湖等處言「沒得」。松俗言「無」，讀若「模」 $\square \times$ ，閩語：「無」亦曰「模」 $\square \times$ ，古語古音也。吾國各地讀南無阿彌陀佛之無字爲「 $\square \times$ 」。南無

二字譯音，歸命、敬禮、歸禮、救我、度我之意，又譯作南牟、南謨、那謨、納慕、娜母、南忙、那模、曩謨、納莫、曩莫等音。可見南無之「無」字，與牟謨慕母忙模莫等字同音。法華經方便品曰：「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法華經爲姚秦羅什所譯，是姚秦時，無字讀音，正與今松讀無異。黃侃古音十九組：「無，武扶切，聲韻俱異，古讀如謨，莫胡切」。上海言「沒有」爲「無」 $\square \times$ 沒，廣東言「沒有」爲「冇」 $\square \times$ ，皆因不知古「無」字讀音，另造「嘸冇」二字。童振華據汪寶榮就外國語古來傳述之中國語，及中國古時音譯之外國語，研究發音，謂：「畫眉深淺入時無」之無字，應讀「mo」，猶今言「麼」。亦因不知「無」字古音，另造麼嗎等字。錢大昕謂：「古無輕唇音」。故輕唇音之「武」 $\square \times$ ，松俗讀重唇爲「 $\square \times$ 」，輕唇音之「望」 $\square \times$ ，松俗讀重唇爲「 $\square \times$ 」，其例不一而足。今南音讀「無、武、勿、望」爲輕唇，非古音。北音讀「無、武、勿」爲「 $\times$ 」，讀「望」爲「 $\times \text{ㄤ}$ 」之喉音者，去古尤遠。

（此節古無輕唇）

松陽讀「漁」 $\square$ 爲「 $\square$ 」，讀「銀」 $\square$ 爲「 $\square$ 」，讀「堯」 $\square$ 爲「 $\square$ 」

么」，古音也。「漁銀堯」均屬「疑」母，今讀「漁」爲「ㄩ」，讀「銀」爲「ㄣ」，讀「堯」爲「ㄣ」，與「喻」母混矣。江永曰：『疑出牙，喻出喉，相去率遠，而今人以深喉呼「疑」爲「怡」。凡疑母字，皆以喻母呼之。如呼「漁」如「余」，呼「銀」如「寅」，呼「堯」如「遙」，習焉不察，反謂疑喻爲重出』。松俗讀音，正可證明江說之不謬。黃公紹所載三十六母，妄分疑母之魚虞等字，與喻母之韋雲等字相混，別爲魚母。故錢大昕斥爲妄生分別也。（此節疑喻二母非重出）

南人讀國音，苦於讀「ㄣㄣㄣ」。因南方無此音，多讀爲「ㄣㄣㄣ」。松陽則讀爲「ㄣㄣㄣ」。北人苦於讀「ㄣ」。因北方無此音，泥母字，多混入喻母也。（以下端透定泥四紐之嬗變）

「竹ㄣ」松俗讀「篤ㄣ」，古音也。錢大昕謂：『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澈澄母，與端透定母無異。古音讀「竹」爲「篤」，詩：「綠竹猗猗」，釋文：「韓詩作篤，音徒沃反」』。今讀「竹」爲「ㄣ」，古音所無也。

「猪ㄣ」松俗讀「都ㄣ」，錢大昕謂：『書禹貢大野既豬，豬，史記作都』。今讀「豬」爲「ㄣ」，古音所無也。

「秩ㄣ」松俗讀「𪚩ㄣ」。錢大昕謂：『古讀秩如𪚩，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𪚩』。

「」。今讀「秩」爲「出」，古音所無也。

福州人讀竹爲「𠂔又」，讀猪爲「𠂔𠂔」，讀秩爲「𠂔一𠂔」，聲紐與松讀如出一轍。

易說卦：「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韓康伯註：「長，丁丈反，下皆同，中，丁仲反，下同。」松俗言「長」爲「𠂔一𠂔」，（先父輩尙讀此音，今讀者漸寡。）言「蚊帳」爲「蚊帳 𠂔一𠂔」。言「中央」爲「東𠂔𠂔央」，與韓注讀舌頭音者正合。松俗讀「置」爲「𠂔一」，言長短之長爲「den」，亦舌頭音。今「長」展兩反，「中」，陟仲反，「置」，知意反，讀舌上音者非古。

易師卦：「終來有它吉」。王弼註：「它，敕多反」。它敕同紐，則敕當讀舌頭音「𠂔一」，非舌上音「𠂔」。它多同韻，則它讀「𠂔𠂔」，不張口讀「𠂔Y」。而讀敕爲舌上音，讀它爲張口音者，非古。

江永音學辨微：「舌上音，舌上抵齶」，黃侃音略，爲之是正，謂：『此當云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非舌頭抵齶也，「知」是也。「澈澄」稍加送氣而分清濁。「娘」就此部位，而收以鼻之力』。按松俗讀「知澈澄娘」四紐，爲「𠂔𠂔𠂔𠂔」，正是江說所謂舌抵上齶。且四紐發音，形勢相同。黃謂彎曲如弓形，向裏，即今北音之「𠂔𠂔

出濁」。但「出彳」二音，洵彎曲如弓形，向裏矣！而「广」音，則並不彎曲如弓形向裏；與「出彳」二音，發音形式，絕不相同。唐守溫三十六字母分紐，發音形式，無不自成條理，以類相從，不應舌上音獨異。證以松俗讀音，江說似并無誤。

章炳麟謂：『古無「日」紐，閩廣人亦不能作「日」紐』。證以上文「竹猪秩」等字，非特古無「日」紐，且無「出」音。黃侃謂：『古音「知」與「端」同，「澈」與「透」同，「澄」與「定」同』。是古人讀「知澈澄」三紐爲「勿去勿濁」，而「出彳」三音，皆古所無矣。今福州人讀知爲「勿一」，讀澈爲「去一廿」，讀澄爲「勿」，即古人讀知澈澄爲「勿去勿濁」之確證。

黃侃定古音十九紐，以『舌上、半齒、正齒、輕唇爲變聲。凡變聲，古皆讀從正聲。如「知照」歸「端」，「徹穿審」歸「透」，「澄禪」歸「定」，「牀」歸「從」』。今北音讀「知澈澄」等舌上音，及「照穿牀審禪」等正齒音，爲「出彳尸」者，證以黃說，皆古音所無也。

章炳麟國故論衡：「古音日娘二紐歸泥」，松俗讀日娘二紐歸疑，「如日、入、任、然、而、如、爾、耳、弱、人、冉、攘」等日紐字，及「尼、昵、女」等娘紐字，松俗均讀「疑广」紐。歸泥歸疑雖異，而證明古無日娘二紐則一。且泥之與疑，相去

無幾，「泥_{ㄋㄧ}」音略變，則爲「疑_{ㄋㄧ}」矣。

松人讀花爲敷，讀車爲居，古音也。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華字，與王姬之車，車字協。毛傳：「古讀花爲敷，與居爲韻」。長沙人譚秘書叔隆云：『小時一老師授詩，讀桃夭「灼灼其華」，華爲「ㄈㄨㄟ」。「宜其室家」，家爲「ㄍㄨㄟ」，謂是古音。今人讀華爲「ㄈㄨㄟ」，家爲「ㄏㄧㄟ」者，皆誤。』今松人讀華家二字，正與此老師所讀古音，不謀而合。陶潛擬古詩：「灼灼葉中華」，華亦與「和歌多何」叶。

（以下古麻歌同韻）

松俗讀「麻_{ㄇㄚ}」爲「磨_{ㄇㄛ}」，讀「沙_{ㄕㄚ}」爲「娑_{ㄕㄚ}」，讀「差_{ㄕㄞ}」爲「磋_{ㄕㄛ}」，讀六麻多與五歌同韻，讀「ㄕ」不讀「ㄩ」。顧炎武古音表，歌戈麻列爲一部。江永以下，言古韻者，莫不皆然。是六麻五歌，古本同韻。惟松讀則歸麻於歌；而東方雜誌所載五十六聲勢辨，歌韻讀「a」，即國音之「ㄩ」，則歸歌於麻，二者適得其反。據章炳麟云：「自麻變爲張口」，則麻韻讀張口「ㄩ」音，乃後世之變音，當以松讀爲是。

「他」松俗讀「ㄊㄛ」，不讀「ㄊㄩ」。韓愈八月十五夜詩：「人生由命非由他」，他字與「歌科多何」叶，亦當讀「ㄊㄛ」，託何切，歌韻。今讀「ㄊㄩ」張口音者，

非古音也。

「牙」松俗讀「兀ㄨㄛ」，不讀「一ㄚ」，古音也。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牙與居協。韓愈毛穎傳：「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牙與徒鬚居協。皆古讀「兀ㄨㄛ」不讀「一ㄚ」之確證。讀「牙」爲「一ㄚ」張口音者，後世之變音也。

陶潛命子詩：「實欲其可」，可字與「斯情無假」假字協。則晉人讀假字，當如松人讀「ㄨㄛ」，不讀「ㄚ」之張口音矣。

「些」簡韻，讀「ㄘㄛ」，麻韻讀「ㄘㄚ」，音義俱異。但今湖南長沙等處人，語尾多帶「些ㄘㄚ」音。如「來些ㄘㄚ」，「去些ㄘㄚ」，則楚些已由「ㄘㄛ」變爲「ㄘㄚ」。今讀些爲「ㄊㄣ」，由不知些字古音，另造「啥ㄘㄚ」字以代之，則去古愈遠矣。

「大」松俗讀「ㄉㄨㄛ」，上海亦讀「ㄉㄨㄛ」。簡韻大字，唐佐切，音駄，與泰韻大字，徒蓋切，張口讀「ㄉㄚ」者異。

汪榮寶研究發音，謂：『唐宋以上，凡歌韻字，皆讀「ㄚ」音，不讀「ㄛ」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字，皆讀「ㄚ」音，不讀「ㄛ」音，或「ㄚ」音。』童振華以此推測

：「古人「父」應讀「ba」，母應讀「ma」，嗚呼應讀「aha」，唯我與爾有是夫之「夫」字，應讀「ba」，不必另造爸、媽、啊、哈、吧等字」。二君之所發明，極爲新穎可喜，與五十六聲勢辨之說亦合。松言「衣裳破」，爲「衣裳怕^{ㄉㄧ}」，讀「破^{ㄉㄧ}」爲「怕^{ㄉㄧ}」，亦有讀「a」不讀「o」者。惟與章炳麟說，適得其反，存此待考。

松俗讀「泰^{ㄊㄞ}」爲「ㄊㄞ」，讀「帶^{ㄉㄞ}」爲「ㄉㄞ」，讀「蔡^{ㄊㄞ}」爲「ㄊㄞ」，泰韻字多張口讀，章炳麟二十三部音準，謂：「古之泰部，如今中原呼麻，自麻變爲張口，而泰部乃有橫口縱口音矣」。今中原呼麻變爲張口，謂讀麻爲「ㄇㄞ」，泰部乃有橫口縱口音，謂如今呼泰爲「ㄊㄞ」。皆後世之變音也。

「九」松俗讀「狗^{ㄍㄡ}」，廣東人亦讀「狗」，福州人讀「ㄍㄡ」。「今^{ㄐㄩ}」日^{ㄉㄧ}」，松俗讀「ㄍㄡ、ㄗㄞ」，廣東人亦讀「今」爲「ㄍㄡ」，福州人讀今爲「ㄍㄡ」。「松俗言「幾^{ㄐㄞ}」一時^{ㄐㄞ}」爲「ㄍㄡ、ㄇ」，福州人亦讀幾爲「ㄍㄡ、ㄇ」，廣東人讀「幾」爲「ㄍㄞ」。松俗讀「教^{ㄐㄞ}」爲「ㄍㄡ」，福州亦然。松俗讀「覺^{ㄐㄞ}」爲「ㄍㄞ」，福州則讀「ㄍㄡ」。凡見母字，多讀「ㄍ」，不讀「ㄐ」，古音也。姜亮夫云：「守溫三十六母中，見疑曉諸字，但列開合一組。國音則分出齊撮一組者，蓋就世俗通用而增耳」。見疑曉三母之開合組，即「ㄍㄡ」也。齊撮組，即「ㄐㄞ」也。

見母字古音，皆如松俗讀「ㄍ」。今讀「九」爲「ㄐ一ㄨ」，讀「今」爲「ㄐ一ㄣ」，讀「幾」爲「ㄐ一」，讀「教」爲「ㄐ一ㄠ」，讀「覺」爲「ㄐ一ㄛ」，凡見母字，多讀「ㄐ」。世俗通用所增，非古音也。（以下見溪疑母，古讀剛聲）

僧守溫以「見溪疑三母，舊名淺喉，曉母名深喉。」古讀「見」爲「ㄍ」，讀「溪」爲「ㄎ」，讀「疑」爲「ㄎ」，聲由舌根上抵軟齶而發，與喉相近，故名淺喉。若如今讀爲「ㄐ一ㄎ」，則爲舌上聲，非淺喉矣。江謙聲母剛柔表：「見之吉閣，溪之乞殼，疑之熱岳，上字柔聲，下字剛聲」。何仲英謂：「福建人讀剛聲，尙存古音之舊」。可見松俗讀「見」爲「ㄍ」，讀「溪」爲「ㄎ」，讀「疑」爲「ㄎ」，三紐讀剛聲者，古音也。蓋「閣」ㄍㄛ殼「岳」ㄩㄛ「以」ㄐ一ㄣ爲聲母者也。今人讀「見」爲「ㄐ一」，讀「溪」爲「ㄎ」，讀「疑」爲「ㄎ」紐，讀柔聲者，非古音也。蓋「吉」ㄐ一ㄣ「乞」ㄐ一「熱」ㄐ一「世」，以「ㄐ一ㄎ」爲聲母者也。

「他」松俗言其「ㄍㄛ」，廣東人亦言「ㄍㄛ」。因不知「其」字古音，另造「佢」ㄍㄛ「字」。青田人則讀「其」爲「ㄍ一」。松俗言「去」ㄐ一「爲」ㄐ一ㄣ，讀若英語之「koo」。桂林、長沙等處，「去」ㄐ一亦言「ㄐ一」。福州去讀「ㄐ一ㄣ」。湘潭人讀「見」爲「ㄍ一ㄣ」，讀「溪」爲「ㄎ一」。凡見溪二母字，多不讀「ㄐ一、ㄎ」。皆見溪二